

兩朝憲章錄

兩朝憲章錄卷之十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 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春正月壬午朔 戶部尚書李如圭

議 祖宗議課兩淮兩浙長蘆山東各邊開中併補歲用

不敷者俱正額引鹽至於餘鹽則近年新增鹽法之壞實

原於此今查議裁革宜自二十一年為始開中引鹽止令

正鹽掣付其額外餘鹽悉行革罷夾帶者割沒入官應變

賣者以時估為準更嚴私鹽之禁則宿弊除而鹽法通矣

上納其言令嚴立科條以聞已而條上四事一曰革餘

鹽二曰禁權勢凡權勢囑託占窩賣窩者悉嚴禁三曰置

印信簿册行各邊即中或巡接收掌凡商人報中驗其實
 在積糧方許收納事完送部轉行巡蓋御史查驗四日各
 邊城堡急缺糧草者方令商人上納其孤城遠堡亦以按
 伏充支為名致多侵冒者不許槩給詔如議行 辛卯雪

丁酉致仕刑部尚書王時中卒 壬子致仕南京吏部

尚書吳一鵬卒溢文端 辛未兵科給事中胡賓奏為近

畿荒歉議處發糶事言通倉糧米已積至六百餘萬石而

邊方多事惟預銀兩給發欲將該倉糧米動支一百萬石

減價發糶以資銀庫以濟急用作速差選府屬官一二負

有備人大車輛運回發糶其價務照本地時值量減十分

之二糶過銀兩或運候供邊或徑解銀庫悉從該部便宜
預備戶部尚書李如圭覆嶺言可採三月承天府督工
尚書顧璘進所輯興都志上以事實多誤命部重加刪
訂進覽丙申大學士夏言九年考滿上賜改鈔吏部
以先年楊士奇劉健勅宴例上請上復勅謂如舊勅
能諭辛丑禮部覆尚書顧璘疏陳興都禮制三事一定
舊印之官當與南京內府相同一正廟祀之樂章以皇
上大狩山陵聖製歌諸製為樂章以享陵廟一謹祠祭之
供事以陵寢供事責之奉祀祀丞隆慶殿晨夕上食責之
司香疏入報可四月旗中上於西苑建大高玄殿奉

事上玄 辛酉詔增設松江府青浦縣從巡撫夏邦謨巡
按舒汀奏也 山東劇賊劉儀備聚魚臺之獨山巡撫曾
銑檄兵備金清食事汪東洋等勦平之捷聞賞銑銀幣清
陞一級東洋以功贖罪 甲子立夏拾事祖宗列聖於景
神殿命成國公朱希忠代 丁丑掌都察院事毛伯溫申
明憲綱一禁酷刑二慎舉劾三革駁擾四懲豪勢五省繁
文六明職守七正士風八備八造 上曰朕念蒼生不得
其所祇因有司貪酷肆行善惡無所懲勸又因巡按御史
不能振揚風紀舉劾失實御史臧否不分却由都察院不
嚴考察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舉正失朝廷設官初意

國家何賴焉覽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嘉悅所
陳悉允行 五月辛巳兩廡巡撫蔡經安遠侯柳玠勦平
瓊州黎賊 上嘉其功加玠少保陞經兵部尚書鎮守
餘各陞賞有差 丁酉禮部左侍郎孫承恩上言通者
盛夏炎赫散為疫厲都城內外之民僵仆相繼乞命大醫
院及順天府惠民藥局依按方術預備藥餌庶防危之人
得以有濟 上從之 戊戌初 上以久旱躬禱雨于大
索殿至是雨數日乃止 上喜甚群臣表賀並優詔答之
閏五月辛亥都察院左都毛伯溫言撫按所屬官員六
品以下罪狀顯著即自問黜不許聽劾 上允之已而吏

科都給事中沈良才以通判推官知縣職在親民若槩稱
六品例不得劾吾恐欲問黜則罪惡未顯欲指劾則于例
有違宜令一體舉劾以俟部議處分其有罪狀深重者照
例問黜不必劾奏 上從之 戊辰兵部覆總督崔鵬條
陳山西邊事 庚午鵬又奏據降虜言賊已會衆三十萬
將入犯乞亟調陝西薊遼各兵付鎮并令多發益銀以備
軍需蓋鵬受任三以是請 上曰鵬受新命首索帑銀舉
措已乖况出京日久尚駐宣府抗命怠事深負委託姑輩
職閒住 六月辛巳 上手勅諭都察院謂近日雨後方
禾茂民康求一真才作夾輔不可得昨夏言測知東宮遷

移無故欲改 慈慶殿為東宮府廢母后制以縱奉子朕
必不為又聞乘轎苑中次日朕以香葉束屐巾用皮帛鞋
以便跪起彼謂不可夫無賜而乘轎是擅也有命而抗違
非禮也如此大事言官不聞糾發直貪生媚竈今日神鬼
皆怒兩甚傷和卿等其布此諭俾中外知之 辛卯兵部
奏頃者大同山西虜報沓至前防守事宜已奉旨行矣虜
詐叵測倘自宣府獨石邊外突入潮河古北黃花濬雲地
方則震驚京師宜令薊州總兵祝雄分兵駐密雲督同叅
將王繼祖設伏古北等處禦之建昌燕河二營遊擊毛尚
忠已調守白羊并令遼東錦義叅將趙國忠駐守遠城以

為薊州聲援通州國儲所積官軍數少宜令東西應整身
一枝俟警即發守通州至于京師尤宜戒備行紫荆副總
兵周敬遣兵先戍保定倘虜深入閩南即調至琢州擁衛
京師 上是之 乙未虜軍朔州守臣以聞 上示兵部
曰宣大二鎮屯戍重兵正為山西畿輔藩籬往者虜賊入
邊殘害山西驚動畿輔守臣踵為故常失事已甚即今能
協力戰守俾虜大挫而去則先賞宣大諸臣之功其或後
此觀望致虜猖獗者必罪無赦 丁寅虜擁衆至廣武天
屹峽攻堵我兵敗績虜遂乘夜趨鴈門沙溝墩越閩南代
州 癸丑山東巡按楊本深河南巡按趙繼本奏黃河蘇

繼口李景高口扈運口俱已疏通徐呂二洪水勢通行糧
運無阻 上悅陞賞滑河兵部右侍郎王以旂等有差

丙午虜薄太原城門外無所掠大肆焚燒指揮王倫等率
壯夫以矢石火器斃賊十二人虜復焚演武場移營南走

戊申兵科給事中胡賓上言寬恤備操官軍事言邇年
備操官軍甚有全衛不行赴操者兵部欲嚴督換革及追
完拖欠工價臣愚以為遠方軍士千里奔轍而來徃徃糊
口之謀朝不計夕豈使曲加寬卹尚恐有逃亡失所之憂
况重以貪殘者為之豺虎哉大約管工等官姦詭計詐各
該官軍撥工着役之日百計凌奪利其一逃及其既逃因

而抑勒見在管隊寫字官等指債補工陰肆侵漁無之無
知官軍來時射利暗交在工軍戶一槩指稱揭陪包攬一
以指十百以指千誣累逃者而規取贏利小則扣除食糧
大則逼鬻田產一遇領班之役進退失措逃避田野今議
者不察其情欲一切以法從事伏望 皇上禁約管工官
務要備加優恤如有仍前凌虐支調在逃者照逼累新軍
在逃事例究問其未到官軍止許坐名送部行文煎管官
司問罪補役若或追補亦只追完解部庶幾有裨其政萬
分之一

臣按優卹軍士者兵科之責也符遇飢荒坐視溝壑

漫追逃補不究原由當時恣嗟而無訴者不知幾十
萬矣臣兩讀胡賓之疏欲將通倉糶米減價發糶量
減十分之三至於懲管工官之凌虐追補役者之解
部處置得宜而幽隱悉達仁哉給事見諸言表矣

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革大學士夏言職閒住 庚戌權
部右侍郎呂柟卒柟高陵人正德初逆璉竊柄柟疏請上
御經筵親政事以潛消禍亂瑾卿之乞養病歸璉誅以薦
起用入朝上勸學流值乾清宮災應詔陳言六事不報復
引疾歸 上御極詔復館職甲申奉旨修省上疏以十有
三事自劾言甚切直 上怒下詔獄拷訊謫解州判官旋

升國子祭酒首正監規上疏申明五事尋轉少宮值奉天
殿災自陳乞休詔許之至是卒後追謚文簡

臣按栢性類敏誠確自垂髫時輒有志聖賢之道危
坐讀書雖祁寒盛暑不輟為翰林修撰逆瑾以同鄉
欲引附已啗以入閣栢絕不與往來瑾朱事武宗
以疏諫不合引疾逮事世宗又以疏諫不行乞休
真忠亮之臣也致仕居家四年卒所學醇正不以王
守仁為是陳獻章為高其曰所謂格物者隨時隨處
格如伏羲亦嘗觀鳥獸之文但遠取諸物必近取諸
身若離却己身格做甚至與憲章論樂以為如今人

言樂只在推開事去為樂其流之弊便是晉人竹林
之風嗚呼即其不足正陳三子則志端識正當世為
標矣沒之日高陵罷市遠近吊者以千計感人之深
至是哉故臣讀其因問奏稿及文集等書其令人可
槩見矣

甲寅南京刑部尚書周倫卒謚康僖 延綏巡撫萬淵奏
降者言虜不獨寇山西直欲趨虜溝橋以窺京師 上命
宣前兵馬除赴援別鎮外餘即整棚以待 刑部一虜
在山西勢甚猖獗各鎮守心官軍因無總制未免分彼
此乞會同推舉忠誠有將畧者 上命原總督宣本翟鵬

後任 戊午邊報日至御史焦璉欲建外城如南京 上
命速議兵科給事中劉養直以為宜建於無事之時不宜
築于有事之日且廟工方興材木未備若併力築城恐官
民俱匱 上詔廟工完日舉行 丁卯戶科給事中劉繪
奏項者北虜南侵 陛下勅翟鵬往督軍務臣以為虜道
而總督輒罷虜至而總督增設事出倉猝機不素定非所
以專責成而益茂功也今虜息養精堅及今不畜必為腹
心患今之詭遊事者謂我兵宜守不可與戰致使各邊將
士頗無閉志總督諸臣散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名
曰守險實則自衛臣聞虜入寇且號稱數十萬聯隊而行

結營而止彼固以整入也我軍雖調集三閔然狼顧自守
即叅遊所統亦無踰二三千人兵法曰心疑者北力分者
弱虜得逞志職此故也臣請專任翟鵬九軍馬錢糧悉得
便宜從事內閣大臣協濟于內即馳檄宣大山西盡發官
兵約十七八萬三路畢舉預選步兵措置巨挺長槍火器
總成廐門關外相機決戰不計傷損并令各邊卽中貯積
軍需總督申示軍法遣科道官各一員隨軍紀功仍勅京
營預簡精兵一二萬裨將數員以待接濟紫荆關保定河
間等處各整所部以候調發王師四應主客之勢成臣謂
虜可計日擒也兵部謂繪言甚壯宜允所請 上是之

詔鵬先發後聞紀軍科道官其做古監軍之制簡廉能任
事者往

臣按國家承平軍不知戰聞者色慘肢慄而又無任
事之總督監軍之科道其何以冀全勝乎以故議守
之外別無他謀今者虜之入寇不獨患在山西而且
逼近京邑欲據通倉以扼臨清糧運且泄泄焉欲為
外城之建不聞以戰為言吾恐虜不大挫則邊塵豈
能遽息今以崔鵬總督三路出兵撫之以軍需之積
貯京營之接濟豈不可以橫行匈奴乎劉繪之疏續
之令人生氣宜世廟重譏於鵬而震數十年之

戊寅兵部尚書張瓚言簡命器職可謂得人第我兵積怯
非大破常格嚴示誅賞無以激勵士心上以為然今擒
斬俺答阿不孩者賞千金不次陞拜其次酋首三百金陞
三級臨陣退縮者自都指揮以下徑自斬首總兵以下先
具死狀戴罪殺賊 八月己卯戶科給事中劉繪劾山西
巡撫劉臬納賄姦黨一籌莫展冒破帑銀修築邊墻且掩
敗稱功專肆欺罔宣府巡撫楚書沉酣高卧將士離心久
握重兵邊備日弛俱不職宜罷因薦知府聶豹參政王儀
於赦其才可當一面吏部議劉臬失事重大不容辭責廉
革職聽勘楚書才乏振揚亦無亡失應即籍聽調得旨如

疑 庚辰起原任巡撫趙錦于大同李珣于山西王儀于
宣府任維賢于延綏也而維賢又為兵科給事中馮良知
所劾自是更調紛紛而邊臣益務為欺蔽以避罪矣 辛
巳禮部尚書嚴嵩條上邊事言當今急務惟在得人邇來
將官以退縮自全為得計而敗軍失律者每置不問以株
連歲效尤周宇張世忠之死皆坐視無一應者失念不治
後將何極又聞昨者虜寇欲趨平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
虜不敢入境使列郡皆豹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
請兵乞糧而人皆可兵兵皆得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
上嘉嘆曰得人一論尤探本窮源廷臣宜亟察素著者以

開 巳亥夜火星犯南斗第二星 九月乙酉宣大總督
翟鵬言黠虜猖獗未遭挫劔必乘隙復入臣議調陝西
遼客兵八枝及宣大主兵兼募土著選其驍銳者十萬衆
統以諸將列為四營候虜入時即移兵分屯要害每營各
當一面虜既入境各發誘兵一枝與虜挑戰佯退虜必分
道追我我兵遂起而夾攻之臣當誓死臨陣決于一捷假
令虜騎克岸必不可禦且令各營急趨關南依牆固守使
虜不得越關而南久之虜無所掠因而情歸則我兵邀擊
之醜虜固強我兵豈盡出醜虜下哉 上從之 十月乙
酉郭勦死于獄 庚寅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紹勅奏

大學士嚴嵩會蔡狡僧又加以鄙惡之子嚴世蕃招權納
賄煽助虐焰寘之政本必為國禍嵩因疏辨求退 上慰
留不允 丁酉宮婢楊金英共謀大逆侯 上寢熱以繩
縊之幸誤為死結謀得不諧有張金蓮者走告 皇太后
后往救護得免詔不分首從悉磔之是時中外震暈次日
始知 上體康豫群心乃定 戊戌御史謝瑜劾奏勦
胡守中張瓚嚴嵩為聖世四凶 陛下旬月之間誅殄其
二而張瓚嚴嵩二凶尚存何不投之流之以全堯舜之功
嵩上疏乞罷 上報以中傷之計所辭不見 丙子兵部
尚書張瓚卒瓚屢被言官論劾皆有顯跡 上終不去而

卹典尤加隆云 庚申以謀逆事勅諭中外 壬申改左
都毛伯温為兵部尚書 上曰卿總司憲綱久著才望兼
以南北征伐緒練戎務故特以本兵任卿伯温曰振舉戎
政必先精選將領撫綏士卒適年將官徃徃剝取軍需以
通賄賂士窮且怨驅之禦敵宜其敝矣臣請各官無蹈前
弊一切軍需悉以給軍則將官絕營求之弊而政本清軍
士裕衣食之資而士氣倍戎政急務莫先于此 上納其
言 十二月庚辰兵部尚書毛伯温奏職方司郎中楊博
才識通敏晚暢軍情向隨輔臣翟鑿巡歷九邊傳知夷狀
今年資已深例宜遷轉乞勅吏部仍留供職積有勞勩不

次殊擢 上從之 丁酉南京給事中王燁言虜患驛騷
邊儲空乏欲為久遠之計先寬屯田之徵凡沿邊地有能
佃種者悉與為業永不起科貧者諒給牛種仍令遊騎巡
察以防侵掠御史吳瓊等請言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
粟毋得槩准折銀 上曰屯田塩法寔足邊至計今屯田
未可頓復便勅督撫巡按榜諭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
邊堪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起科

臣按屯田壞而邊無子粒之收塩法壞而邊無納粟
之商久矣况是時虜患日甚願耕者寡而上納者希
一有所警輒請之內帑太倉今日幾百萬兩明日幾

千萬石出之有限而供之無窮如之何而不內外交
匱也王燁永不起科之奏三變不准折銀之奏似亦
近似矣不知田可耕種者皆為勢豪所占而其瘠薄
者又無大利之可獲名曰給牛種而給之者誰名曰
防侵掠而防之者誰其勢必至益廢而後已矣 困
初商人開墾上納子粒其輸甚便而其納甚輕故商
皆樂為今商人無利而輒令輸粟吾恐招之不來矣
必先清勢豪之侵占買窩者然後責之軍與商焉庶
幾其可行乎

甲辰京營給事中蘇曼奏議京營軍士尚缺二萬請召民

充補則民差無以兵部覆言今日之事不在足兵而在選兵不在生財而在節財若所募匪人不特無益營伍抑且虛費錢糧臣以為募兵之議暫宜停罷第令見在軍士時加操練汰其老弱冒替者使在營皆可用之兵無坐食之患斯可耳 上從之

臣按有兵百萬無益勝筭其何能為昔李抱真澤潞步兵為諸道最以其練之有法故無取于多也今京營之兵夫豈乏耶不但不可與戰而且不可與守一有不給鼓噪隨之蘇曼欲以民補其缺特書生之見耳本兵毛伯溫以選兵為言而且欲汰其老弱冒替

非緒練之素者不能知此吁一欲補之一欲汰之辨
見矛盾而利害甚懸司馬光曰兵貴精不貴多伯溫
其知此乎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庚午勅

建二忠祠於山西祀都指揮周宇丁璋以錄其死事 壬

申兵科給事中陳斐請行太閔大射禮更部覆議能之

二月壬寅宣大總督翟鵬言前發帑銀夏秋防禦今虜警

在春初乞增銀接濟戶部奏外庫空虛急無可屬請權發

太倉老庫舊銀四十萬應用又宣大米貴往歲發銀糴糶

軍士不得實用宜于京通二倉坐撥粟米十萬石赴宣府

十五萬石赴大同併議車脚裝貯事宜從之 三月己未
保定巡撫丁汝夔言邊儲稱訕仰給內帑者由催科不時
積貯無法逋負多而食廩虛耳臣嘗督糧陝西將各邊錢
糧立法籍記季終覈其已徵完者責州縣截解于府府總
解各鎮嚴行催運既革大戶侵欺且免倉卒窮迫之患此
各郡邑可通行者也且國初邊糧悉徵本色以故倉廩盈
餘邇來改折軍士多不得實惠楊腹待敵所以往往不支
今後宜于豐歲徵本色七分解倉積貯以後責收本色錢
則收折色庶士卒可以終歲無飢矣戶部以各邊事體不
同行邊臣酌處報可 甲子宣大督撫言邇者二鎮議發

本色而大同道路險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宣
府以給客兵將宣府糧草價銀移支大同燕彼此通融兩
鎮均便其宣府所留前米應發各城堡者仍酌地里遠近
量其脚價亦于客兵銀內動支永為定例從之 戊辰
上聞莊浪故都督魯經善曉夷情緩急可用令翟鵬訪取
委任兵部請檄經自選丁壯及莊浪漢兵同赴軍門聽用
經以莊浪兵寡請得並選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西寧五衛
務足兵五千鵬許之 上令促經赴鎮 四月乙未安南
者人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上曰福海既納貢輸誠其
資使如故第罷賜宴稍減供饋以示非陪臣禮 丁酉兵

邵尚書毛伯溫言屬者並置總督大臣宜允濟矣然臣猶有過慮者四自古閫外之臣彼此調和則士豫附但事權相埒則嫌隙易生可慮者一自古命將出師最忌中制若往復奏請必至坐失機宜可慮者二近年邊務廢弛已極非旦夕可以責成恐言者隨議其後可慮者三總督大臣得專生殺諸將不遵約束者即加以罪可慮者四臣請文武同心決策濟時艱軍中一切機宜不從中制雖有小失朝議宜諒其心邊臣亦當盡心展布即有人言且自省待命不當舉求引進所轄自總兵以下有所抗撓即許論斷如法上嘉納之

彼中有所懼則不敢展其才議有所加則未毛顧
其後是上之待總督也過於嚴憊隙步生則彼此不
相協力生殺不專則將士易為玩侮是總督之自待
也易曰肆今如伯溫之議則兵法所謂君不御樂羊
子所謂以謗書者君不聽矣由是而和寅屬專生
殺向何茂勳之不可集哉

戊戌戶部侍郎張璉卒璉耀州人不畏強禦巡按湖廣時
有貴臣子橫於鄉守臣不敢問璉論奏如法武廟駐蹕
太原有儀賓坐殺人下獄者賂江彬乞身彬矯詔赦之璉
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旨其孰敢信儀賓竟不免

五月戊辰大理寺卿汪文盛卒文盛萊陽縣人才猷敏
躋以功名自喜在兵部時諫武廟遊幸被廷杖有直聲
督學兩浙諸生欽服之後撫雲南屬有安南之役其措置
招撫屢上方畧多鑿鑿可稱者六月戊子遣給事中楊
上林御史沈越清查京衛京營官軍力士匠役之冗濫者
辛丑禮部言近日士民冠服詭異製為凌雲等中競相
馳逐僭擬多端有乖禮制詔中外所司禁之

臣按惟王畫制代有所易而臣子恪遵罔敢或違故
周禮巡狩命典禮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不敢異
焉所以明一統也我太祖革胡服胡語復中國之

冠裳等威有辨士庶不得僭擬柰嘉靖以來浮華漸盛競相夸翊不為明冠明服務為唐巾晉巾身未列於縉紳而狀已徵于我博金玉其相錦繡其飾揚揚閭里自為煒燿豈徒識者鄙之而其得罪朝廷者甚矣合無令禮部嚴勅有司令有司嚴禁市場庶可以挽回風俗而復醇龐之舊矣

壬寅吏科給事中周怡上言 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銷歲則納銀之利而府庫未能實蠲租之令數煩而百姓未能蘇選將練兵之命時下而邊境未能寧由 陛下勞心焦思于上而下未有將命之臣耳為輔

臣者宜同心協力以佐陛下而翟鑿嚴嵩馮慈藉寵靈恃恩修怨在內閣違言失色入見陛下各私陳背詆是二臣已不和矣安望其事上而率下也嵩較轢百司市權攬勢凡有陳乞雲集其門先逢其意而後聞于陛下中外之臣惟知畏嵩而已鑿則依阿委靡不能主張而名位先嵩又足為嵩之妨礙往時御史謝瑜童漢臣劾嵩後乃假公事而相繼罷謫臣恐諫臣之口自是緘閉雖有構柝驩流誰復言之即今初秋宣府已報虜警而文武總制大臣互持意見平時既藩籬扞搭不相和協則臨敵對壘必且甲可乙否其不誤事敗謀者鮮矣伏望陛下先務和德

于上俾大臣公忠為國虛已忘難各務和護于下則不
聽之終和且平 上以怡言諸臣不和負若致禍其正
本心則是誘誑詔廷杖如楊爵例銅繫之 七月癸丑是
時久旱 上躬禱雩壇是日大雨文武大臣各具疏賀
上答曰天降甘澤朕心感仰卿等其竭誠贊輔遂蒙感雨
詩以示群臣 禮部尚書溫仁和卒仁和華陽人歷事三
朝以醇謹稱卒謚文恪 八月丙辰奉安州知州馬逢伯
奏獻瑞麥嘉禾會西苑亦獻瑞穀 上曰瑞在稼穡非珠
玉不可食者比况葉苑之秀又當禱禱禮成上天恩賜豈
可輕視不然何多年不見也 九月辛未南京右都御史

何瑋卒瑋懷慶人孝及峻潔性濟泪絕無嗜好土室縞衣
晏如也博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嘗以象山慈湖之學流入
禪定謂為仁義无塞後補謚文定十月初順天鄉試歲
多冒籍中式禮科給事中陳斐劾奏之歷陳京闈之弊得
旨錢仲實送法司逮治冒籍生員送提學覈實具奏丙
申南京御史韓一古等劾吏部考功司郎中胡鯨偕勳司
郎中李愷貪墨不職乞罷黜以重觀典部院議鯨愷先任
推官知縣屢經薦揚在部未聞他議第既經指稱難以居
職宜改別用上曰許讚等且不究鯨照不謹例開任愷
著各部員缺補用今後吏部照先年例于各部調舉不許

將推官知縣一集並陞十一月丙午禮部右侍郎馬驥
卒驥綏德州人為編修時諫武廟南巡迂杖平日工文
詞明習典故且通百家言更沉毅有大節蓋詞臣之選也
卒謚文簡戊午上不御殿受賀壬戌勅諭禮工二
部曰頃會議欲奉皇考於孝宗廟雖有兄弟同室之
義然禮尚各殊終為未妥夫禮非天降乃起人情祖宗
列聖惟嚴一室斯實時義之順者茲當建立新廟仍舊
制前為太廟後為寢又後為祧時洽時享奉太祖高皇
帝正海南向成祖及群廟我皇考同堂而序享獻既
畢則奉正冬歸于寢庶昭穆不紊世次以明勅行之

二月丙申旌表孝子張鈞鈞石州人正德中舉于鄉以親
老不仕請言奉養孝行聞遠近父曰赦大學生也先以親
喪亡不得祿養亦誓不仕隱居城北村辛丑虜大入寇至
石州城下虜父去鈞聞之馳一騎入賊中號哭求父賊流
矢射中肩暴瘡前走至則父已死矣鈞哀痛殞絕稍醒盡
飲父血水漿不入口三日悲哀而死

兩朝憲章錄十一卷

汝寧府光州儒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春正月庚子朔 上不親朝 壬寅
延綏巡撫張聰言虜數犯邊群策畢舉其所最急者惟補
足行伍克實爲糧訓練士卒鋒利器械修理城塹各盡圻
兩于虜若入寇則堅壁清野據險守隘使進不得攻散無
所掠其勢自困然後從而邀擊之此爲禦戎上策若必欲
集兵防守但可暫行不可爲常也仍諭各鎮使互相傳告
一聞有警本處兵馬作何戰守附近兵馬作何應援務求
至當歸一簡便可行絕各鎮觀望之心杜役此推託之念

疏入 上命各邊實在舉行 癸卯夜木土火三星聚于
房 丁未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旁午詔調各鎮援兵聽
用兵部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前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
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
惟延綏遊兵二枝可聽徵發 上從部議 丙寅兵部尚
書秦金卒金無錫人歷仕三朝老成練達有大臣風節為
時論所與卒謚端敏 丁卯兵科給事中楊上林等查議
錦衣衛南北鎮撫司及象房額設見任管事俱有定員今
多溢系數况此外可議者尚多乞各付所司議處 上然
之上林復言錦衣衛軍餘立教等五千人託名幫工糜費

傾廩堂盡革去 上令再假幣工希求息澤者即奏留
治者為令 二月辛巳金星晝見 甲申禮部尚書張潮
卒是歲主會試入院疾作遂卒 丁巳賜進士秦鳴雷等
三百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

丙子兵部覆兵科給事中戴夢桂奏一量

徵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間諜凡降胡可用及所獲
賊間勿拘文法任使秦養因縱入虜中或刺其名首或聞
其黨與或潛報虜中消息或引之使來歸附有功者與戰
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者即得封侯三擬胡
服以備掩襲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夜不收三

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仍以大軍
倚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幟挺刃直貫虜營傳其號令趨其
中堅于是內外合勢左右夾擊則虜賊自亂前總兵張真
普議可用也幸即徵趙軍門屬之四懲規避以堅戰守五
廣推擇以備將選今者求將太狹論將太嚴儒將混真虛
文廢武彼秦趙燕薊其人多勇敢精于騎射若滋州玉和
直臨洺李大漢宜急召用之上曰所言既為禦守奇策
務以實舉行

臣按奇正相生者兵家之法也而制勝之策多於奇
中得之戴李桂顯多有可採者而間諜掩襲二策則

尤奇之奇者善間謀則得虜之情而我可以設備善
掩襲則混虜之衆而我可以設計人曰間謀者不臨
陣掩襲者非正戰難以軍功論也不知縱入虜中斬
其酋首黨與其降服歸附則不用兵革而禍患可
消雖戰勝者何以加此混入虜中無異胡服胡語攻
其虜營虜帳則隨用夾擊而疑似難辨即對壘者何
以過此柰當時出境之禁甚嚴而假扮之舉未設止
以死守為上又豈能得常勝乎雖然用之得其人待
之極其厚則可不然中國之人必須降胡相熟使而
後可而降胡稍有二心則胡之間謀胡之通事又安

能逆其將來也

癸未禮部集議廟建同堂異室之制咸謂 聖神之見高出千古請遵制卜期興建議久未定左庶子江汝璧以成祖首正世室而奉 皇考入廟則見存舊廟宜遷于穆廟之首以當將來世室與 成祖廟東西對峙 太祖躋乎其中祧廟奠乎其後三昭三穆列乎其前 成廟 睿廟翼乎其左右而于朱熹廟議之齷正相合矣右贊善郭希顏則以宜立太廟居中世室居左而虛右四親廟以次而左右祧廟居後禮部言汝璧之議固有異同然其說出于朱熹希顏之議本于常玄成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

可也夫奉 孝宗 睿宗同於一廟以位於穆三而 武
廟以帝王統序不失三昭之位則四親之恩旣全而世室
之義有待 武廟之祀不更名正言順足以垂憲萬世其
視損七廟而為五廟孰為當耶

臣按宗廟之制殷周詳矣太祖之廟居中左昭三右
穆三昭穆之上更立世室以待中興有功之君不在
祧列昭穆之數已盡時當議祧然後升於世室如商
高宗周宣王是也我 明太廟以奉 太祖矣 成
祖而下列于昭穆數盡而祧則祀于文世室至 武
宗而統絕 世宗入承大統則武世室宜祀 世宗

若興獻皇帝則追帝者另立 興獻帝一廟則百
世可以不遷苟以兄弟之義而附於 孝宗之廟則
君臣之分不明而尊奉之心反失不惟希賢所言為
不當而禮部之議亦非也臣敢以鄙說附之

三月丙辰都察院議覆吏科給事中何光裕奏各省守巡
官俱有地方之責宜徧歷所部雖徧州下邑亦必躬至察
更治閩城池查錢糧理罪因治奸豪恤孤寡督稅糧審徑
役諸所應舉職務俱照憲綱事體施行仍以所行事情具
申撫按稽考有仍前曠廢者聽撫按奏詔如議 丙寅
耳肅近邊各種番夷糾衆攻打莊寨殺掠人畜據險抗敵

時巡撫詹榮欲乘時追勦以禦兇悍除民害總督張珩則欲宣布恩威待時戡定兵部尚書毛伯溫言番夷梗化實切腹心急之則驚變緩之則滋蔓宜治具陳兵守固地方一面遣人宣布威德陳示禍福若各番悔罪許令獻出首惡追還原捨財物以贖前罪如怙終負固務要追勦不得互相異同以致失機誤事 上從部議 六月甲戌大學士方獻夫卒獻夫南海人始起郎署雖以議禮稱旨不次擢用而立朝議論恒在乎恕人以此多之卒謚文襄 七月戊戌戶部尚書李迺相卒謚文敏 八月壬申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凡六十有四零壇靈黍五出者一 甲子

禮科給事中王交王堯日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
修彭鳳歐陽暎員外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
鑿以內閣省臣二子汝儉汝孝旣連中鄉試又連中會試
若持券取物然崔竒勲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媿又
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竒勲皆彭鳳所取
詩經考官五人何獨專在鳳一房歐陽暎亦汝儉等師本
同經又改看書經跡若引嫌而實助鳳尋卷及沈坤之取
陸燻高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賄賂故乞明正其罪且
欲追論順天鄉試秦鳴夏浦應麒阿奉翟鑿之罪上令
吏部都察院從公叅看鑿請覆試上怒令部院治罪不

許回護部院請下汝璧於理 上以弊跡顯明大壞以祖
宗取士之制遂勒鑿并汝儉汝孝竒勲清鳳暎俱為汝
璧等法司會鞠謂汝璧鳴夏應麒雖各阿取輔臣之手然
實非以賄故至坤亦然獨彭謙賂節五百金得中監試失
于糾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韋職閒
住節克軍謙為民坤一中煇姑存留供職

臣按翟鑾位居輔弼至尊榮矣以已之故而中其子
又以子之故而中其師何其貪婪而無厭也江汝璧
職親侍從至清要矣一為怙寵計一為納賂謀何其
誣上而行私也 祖宗未允明經孝廉薦舉三途已

不復行止一鄉會取士尚賴公道可以服人此而交
通作弊則世教將不大壞耶曾不思王翺裂仲孫之
卷恐妨寒士柯潛主應天之試執付有司縱劉儼不
中陳循王文之子幾致極典而事得雪白天下後世
誰不仰望風采噫為輔弼者與其如翟鑿而父子為
民孰若王翺之為高為試官者與其如汝璧而廷杖
乎孰若柯潛之為正不然劉儼之文介至今存也
璧等寵靈賄賂今尚在乎

九月丁未命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
張璧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辦事餘官如舊 戊申兩

廣巡撫兼兵部尚書潘鑑卒鑑為人有節操精勤職業士
論許之卒謚襄敏 十月甲戌虜寇膳房堡總兵卻來禦
之不能入遂于萬全右衛拆墻擁入 上以本鎮防禦不
嚴切責總督翟鵬等仍令東西廳整擱士馬候報征之

壬午 上諭禮部曰 皇考躬集警方選要仰體天地生

德壽衆至仁之心歲久傳有未廣即重錄梓行以濟民生
復以 皇考御製外科經驗方一併重刊 庚辰虜衆沓

至京師戒嚴兵部尚書毛伯温成國公朱希忠給事中戴
慶桂等御史楊本源等及山西巡撫曾銖等各議防守事
宜 上令兵部檄二鎮士馬急赴畿輔隨賊向往分布截

殺其焚燬露積即遣人往視緩急施行 甲申給事中戴
夔桂言薊州巡撫朱方輕深建議掣兵太蚤藉口惜費用
使虜得乘間入犯王儀卻求一聞其議遂即散兵賊一入
口召兵不暇總督翟鵬漫無可否亦難辭罪 上曰鵬若
不下令王儀卻求安敢掣兵朱方建議掣兵使既去之賊
非時勾入以必搶京師為辭二臣實為罪首俱命械繫來
京訊治儀未姑停俸戴罪殺賊御史舒汀言本兵毛伯溫
漫無參酌朦朧題覆則其罪有不容辭者况朱方止議掣
薊州兵而併將宣大兵並掣則本兵之罪也 上是其言
令褫職為民逮至午門前杖八十發戍邊衛 十一月壬

寅南京兵部尚書張邦奇鄞縣人好學篤行初以母老淡
于宦情連補湖廣四川福建提學屢進屢輟官至尚書年
六十餘而其母尚存至百歲而卒邦奇謚文定 癸卯致
仕吏部右侍郎歐陽鐸卒鐸泰和人有文學操履修潔以
天變自劾致仕卒謚恭簡 丙午以擒獲逆賊王三告謝
郊廟社稷 癸丑兵科給事中徐養正言今之團營即古
天子之六軍也當戎務廢弛之久而欲錢糧支給宜禁止
侵漁以革夙弊於馬匹頽養則揀選壯軍以便飼餼給發
弓矢器械以熟操練分別軍士強弱以作勇敢疏入詔議
行 乙卯總督宣大翟鵬巡撫朱方逮至俱發烟瘴地面

克軍鵬至河西務借宿民家皆莫肯留遂告鈔關主事因
杖其居民民訴之廠衛以聞復逮至京尋卒于獄方亦斃
于杖下 十二月甲戌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謚宜
著為畫一之法禮部議以為計品論資以為隆殺則辨貴
之義存而賤者勸程工課實以為子奪則辨勞之義存而
怠者奮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而不肖者懲雜途不
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位之義存而覬覦
者息規制非不甚備也但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
條格如言侍臣者必嘗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
陣給半葬者必原其年勞之異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徑

之邪正於例不可拘法當報罷者條例上請以俟裁定一
二品官妻授封病故者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
品四品父母止授封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
日侍講讀親履行陣及東宮官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不
得槩與一切雜途皆報罷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
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被劾閒住者不許四品以
上父母曾經本等封贈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
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生
平功過酌議請裁未考滿者不分在任致仕俱賜祭一壇
葬減半聽調別用及閒住詔復者俱不許四品官已考滿

者父母雖不得重封亦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許䟽上得
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治中例准給祭葬以稱朝廷優禮
大臣之意餘皆如議 己卯兵部尚書戴金條上備邊十
二事一別武才以責成效二稽分領以別勤惰三實缺伍
以備攻守四選民兵以裨行陣五脩戰車以禦勦敵六撥
富厚以養馬疋七修關隘以固藩屏八重墩臺以明烽火
九謹盤詰以杜奸細十處降人以收亡叛十一養死士以
探虜情十二選土兵以備調度 上令斟酌舉行

嘉靖二十四年春 月乙未朔 乙巳以恭錄 列聖御
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

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 閏正月戊寅金星晝見 巳丑
先是禮科給事中查秉彛上言風俗浸侈始于世祿之家
好作無益崇尚虛靡以蕩民心四方無籍之徒聚黨遊食
以愚黔首此誠數倫圯教之端數奸誨淫之地也臣切以
為欲天下太平在息盜賊欲息盜賊在保善良欲保善良
在明禮制禮制明則人知節儉節儉則無求無求則廉取
立而禮義之心生奸盜之原塞矣 上詔中外嚴為之禁
二月戊戌直隸河南山東總督兵部侍郎張漢條陳選
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言虜不畏吾地險而所畏者將勇
不畏吾卒衆而所畏者兵精兵精本于賞罰當賞罰當本

于將得其人故今日防邊之務選將其要也今之取將大段離本業而掇聲華舍功能而取言貌宜不足以得將也宜令各邊巡撫以實事覈之其行軍肅臨陣勇法制嚴明士馬精健者即行薦拔其感令不行操演無法遇敵懼怯卒馬罷耗者亟加汰斥則真才見而將可得矣如是而又廣招延之術畧其流品寬其文法使凡懷才藝志功名之士皆得以自見小則充入行伍大則授以將校以收斲斫之用如是而又弘使過之義凡罪廢將師才勇可任者悉蕩除釁瑕責令自效以首功多寡為贖罪差等果著奇勲必加異擢將人思奮矣夫卒不精與無卒同而今所稱練

卒之術則踈矣戈矛擊刺之法不閑火械點放之節不試而徒立二丈之牌于百步之內以射虛文相冒如此世豈有二丈虜哉今宜結芻象虜置之百步外為鵠以習士馬耳目而戈矛火械等令擇精于藝者立為教師隨人所長分藝以訓則卒練而人百其勇矣夫士非賞不勸今欲練卒則宜厚其較藝之賞使士知獲利于上者非習藝則其道無繇也莫不競勸于藝藝精則客兵可免調發新兵可免召募以其調發召募之財而養此武銳計無便焉者也夫戰危道也退無必死之法則莫肯死敵今法弛甚矣宜申嚴禁令俾大將平時得專殺臨陣即副叅而下不用命

者悉得斬之而總督許間斬大將使人誠知却步必死則
爭先赴敵矣疏下兵部謂漢諳于邊事俱如擬 庚子禮

科給事中陳棐言元世祖以夷亂華不宜廟祀 上命罷

斥棐復言南京亦宜撤去又請改兩京廟祀禋文并燬元

君臣神主報可 四月癸亥詹事孫承恩等言邇者 皇

上以 皇太子冠讀且近習禮禁中固慎重大禮至意臣

惟近侍左右朝夕與居易于玩狎不可不慎惟 皇上有

君之尊有父之親誠進 皇太子于前躬為肄習賜以面

諭况 聖德之至一言一動莫非觀法潛孚默契尤必速

化至近侍諸臣又勅諭之俾各事以正道使俚言褻語不

入于耳戲侮玩好不接于目斯可副 皇上佑啓之意疏
入報聞 四月癸巳戶部奏言邇來各處災傷業已奏旨
蠲恤第諸司多玩愒虛飾民不受惠臣以為守令乃親民
之官守令得人民受其福乘今賑恤之時所在撫按官加
意督成果能先事儲蓄及時賑貸全活衆多者奏薦陞擢
其或廢職誤事叅劾斥治庶貪殘有警而疲困少蘇也疏
入依擬行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酉致仕武
英殿大學士毛紀卒紀掖縣人由庶掾漸進今官當 武
廟大漸奉遺詔迎上入繼大統 上即位論定策功封紀
伯爵紀辭不受以疾乞致仕再疏許之歷事四朝守正不

阿晚居家二十年始終一節 上詔有司存問及是率上

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簡 壬寅御史周冕言頃當大工

告成之時廟貌鼎新正萬代所瞻仰 皇上宜于奉安之

日或秋祭之期齋戒一心親致孝享上以對越 祖考下

以儀刑百群庶神人胥悅休徵協應不宜更遣官代攝以

缺神人之望䟽入 上怒冕故抗明旨令執鞠訊 丙辰

吏部尚書熊浹諫止仙箕 上批浹䟽以示大學士嚴嵩

嵩言浹非敢有所沮訕其意以仙箕之降民間多有恐其

說文或不驗有負 皇上崇奉之意 上切責為浹強解

嵩引罪乃解 庚申太廟成 七月壬戌以廟建禮成文

武百官於奉天門上表稱賀是日頒詔天下謂曰朕惟奉
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我國家宗廟
之制自太祖肇基首立四親廟其後更制同堂異室比
因稽古式師周典奉太祖正位居尊成祖及歷聖
與我睿宗皇考武宗皇兄俱同堂而序享獻之節茲
以七月初一日奉安神主聖靈希受朕志辛巳大學士
嚴嵩乞容宥言官以弘聽納謂御史何惟朽昨論時政因
劾及臣念臣本贊理無狀言官待舉而劾之乃其職也萬
一惟朽獲罪過重則臣之罪益重乞俯軫言官進諫納忠
之愚曲成愚臣聞過思懼之意使中外人情以慰而聖德

為益光矣疏入報聞 丙戌西海虜囚整克者其初比虜
小十王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有年及是遣其屬阿都亦
赴甘肅納款求得內地而居之總督張珩奏整克精兵萬
人若不得請必為套虜所吞是籍寇兵也納之便但虜情
詭詐難信宜令整克親赴軍門覆審無異然後俯從其請
仍令照舊海上住牧俟套虜入寇即于境外拒戰有斬馘
功一體給賞或計擒酋首朝廷待以不次之典既以羈縻
西虜又借其力以捍禦套虜計無使于此者 上命相機
酌處仍整糊士馬嚴加防守勿墮奸計 八月壬辰加秉
一真人陶仲文伯爵仲文疏辭請贈蔭 上許之追贈三

代給與詰命蔭其孫做為國子生 永和三知燠進白鹿

賀 萬壽聖節 壬寅詔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於錦

衣衛獄赦其罪放回原籍大學士嚴嵩以工部郎中楊魁

與爵等事體相同乞一體寬宥 上並赦之已復逮爵詔

獄 丙午 上諭禮部曰朕思京城九門地大人衆多有

死喪貧難不能葬者或有四方客死不能歸者暴露尸骸

朕甚憫焉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該官後以義地收瘞之

已酉太學士張璧卒璧石首人正德時乾清宮災上修德

勤政講學三事 上即位侍講筵與修 武廟實錄獻呈

帝實錄為人醇實周慎在講筵最久多所裨益卒贈少保

帝實錄為人醇實周慎在講筵最久多所裨益卒贈少保

天順元年八月二十一日

謚文簡 九月乙丑 宣大總督翁萬達奏虜囚吉寧答

及俺答等先犯陽和繼侵膳房俱不得逞而東行迅速其

勢必寇中北二路宜亟發兵備居庸等處兵部謂居庸黃

花鎮逼臨畿輔非他鎮比請令東西廳聽征將士秣馬厲

食以俟調發從之 丙子詔起原任大學士夏言於家遣

官賜勅馳驛前來以副眷倚至意 丙戌先是八月中虜

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眾力戰

却之又犯鵜鷓峪叅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

陣中流失先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和直以戰死時虜欲

深入搃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

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

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

幣仍賜勅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

事各陞一子世襲千戶王邦直者滋州人力舉千斤是時

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

鷓鴣之戰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促之且激邦直曰

若素以勇聞柰何見賊不殺邦直耻之遂大呼入賊陣虜

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

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 十月 乙未 皇太子千秋

節賜百官宴于午門外 戊午山東巡按鄭云言 武廟

時劇賊劉六等糾衆抄掠所至縣官望風奔潰獨樂陵知

縣許達堅守危城身親督戰數十餘合斬首二百三十八級至今賴之頃見浙江參議周期雍以擒礦賊功得蔭一

子止達功不在期雍下乃僅錄其江西死事之功

而樂陵功猶未錄非所以褒遺忠作士氣而慰樂陵民望也詔可遂 陞達之子錦衣千戶許暘為指揮僉事 十

一月癸酉降都御史丁汝夔二級調外任先是令撫按官嚴督諸司賑濟甄別勤惰以聞汝夔原任應天巡撫以奏報稽遲舉劾不當為吏科所劾故有是降 甲戌纂修玉

牒成 戊寅詔廣東守臣為故浙江按察司副使陶成及

其子湖廣左布政陶魯立祠于會城歲時致祭從成曾孫

陶鳳儀請也成原籍廣西鬱林州人初任浙江僉事在正統時征虜州叛賊以功陞副使既而為賊所獲死之後遣官諭祭贈參政民德其保障功立祠祀之曾以父蔭為新會縣丞與征兩廣洞蠻忠勇有父風累陞湖廣左布政諸蠻深懼之乃掘其祖墳戕其宗黨尊卑于官其子孫不敢歸鬱林遂占籍南海至是建祠焉

臣按聖王之制祭祀也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故舜勤衆事而野死真勤其官而水死陶成征虜州叛賊而死于賊陶魯征兩廣洞蠻而卒于官甚至掘祖坟而戕宗黨不敢歸鬱州而入籍廣東為

撫按守臣者正當題請以卹父子之忠魂以激冠裳
之義膽何待鳳儀之請然後為之立祠哉乞 皇上
遇有此臣令撫按守臣題請立祠以祀仍著為令

辛巳罷吏部尚書熊浹浹自諫仙箕忤旨 上屢以事督
之奪俸者再浹不自安至是稱病乞休 上怒奪職為民

仍令錦衣官校押回原籍當差 癸未太常寺卿魏校卒

校崑山人有異質能通諸家言折衷于六經淳如也貌朴
訥簡重言動以禮近世稱為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
精蘊行于世 十二月癸巳改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唐龍

為吏部龍疏辭不允 戊申少師學士夏言起用赴京

壬子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天和卒天和麻城人字
度弘亮有泛應才凡所經歷去後必有遺跡餘澤為人所
稱述者始為御史以法裁太監廖堂詔獄謫金壇縣丞後
巡撫陝西造單輪車及諸火器三眼鎗總理河道手製乘
沙量水等器後人多遵用之至是卒贈少保謚莊襄

臣按天和從楊廉講伊洛之學而宏經濟之才勇足
以制康堂之牙爪仁足以均湖州之耗田法足以通
汴河之淤塞智足以擒吉囊之愛子到處立功為國
家之幹辦宜其自內及外父老莫不歸心生祠為之
建立也然其恩寵之隆錦衣之蔭有自來矣後人遵

用其制允為利便其名臣裁

乙卯御史胡汝輔條陳屯田事宜一管屯官不得更調管
事收糧之日別貯樣驗放一勲戚莊田該納子粒每畝三
分令各州縣代為徵收一申明收糧遠限住俸降級之例
從實舉行一屯田地廣事夥宜行各該兵備道分理不當
獨委御史一人一嚴核委官勤情明示賞罰一三營莊田
係沙水衝沒者勘實際除豁其新墾荒田量減該年稅糧一
興州衛屯糧原坐豐盈倉近困虜警改派三屯營太平寨
宜復舊一屯丁流移有能招復者一用屯丁免糧差從之

兩朝憲章錄十一卷終

兩湖憲章錄十二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二十五年甲午春正月己未朔上親行拜天禮于

玄極殿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

癸亥群臣上表賀元旦雪上報曰履端仰荷天眷瑞雪

應禱朕心感荷覽奏已知丙戌覆總督張珩等奏得旨

甘肅自經土魯番戕害哈密以來藩籬寢廢遷臣歷年經

畧西事迄無成功赤斤等地方日益削弱回夷占住甘肅

生息日蕃貽患甚深馬黑麻速壇鍾龍襲父兄舊惡包藏禍

心今又結婚瓦剌陰據哈密占種沙州土田意在內侵且

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容其入貢其
求討地方住牧欲照牙木蘭事例安插俱不准行 二月
丙申總督宣大翁萬達奏吉囊子住牧河西俺荅阿不孩
引兵渡河乞如例調發客兵其河南山東民兵無益于用
獨可調山東長搶手三千兵部言前年戰黃土溝虜既南
下而北走去年戰陽和川虜亦深入而宵遁多客兵之力
若山東長搶手河南毛葫蘆本非民間常徃為其長于用
搶善于走山所司顧募以資保障第每省至六千名不無
克以老弱而議者遂以為無益耳今宜量減務取精壯者
每省各三千以一都司領之取便住劄候警赴援仍調

延綏遊兵二枝寧夏固原遼東遊兵一枝務滿三千人以
五月初旬各赴宣大軍門聽候調用上是之曰各鎮兵
馬依擬調用不得延誤河南山東原募民兵每省留三千
人委都司官訓練聽用各處有司增添起倩兵數甚多有
妨農業俱止之三月己亥謫湖廣巡按包節永戍邊衛
初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節至之初款繩以法而
語先泄斌思以中之于是候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遽使
撤去而詭稱節麾出之奏已發而節始奏上怒以節迺
抵歸已罪捕節拷問刑部尚書以節大不敬宜謫戍上
遂謫戍邊衛丙子致仕刑部尚書高友璣卒友璣樂清

人安重有操執不避權幸屢蹶不挫致仕家居敝廬布衣
蔬食終其身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恭簡 四月乙
未命山西巡撫曾銑以原職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兵部
擬上招降賞格大邊外招男子一人賞銀三兩遞加至十
五兩止幼男婦女二兩至十兩止墩邊引入一男子賞二
兩遞加至十兩止幼男婦女一兩至五兩止又議嚴禁檄
卒毋擅縱人出境毋取邊人詐為降人冒賞如議行 壬
子工科給事中羅崇奎言近年以來諸臣被論恣肆強辨
巧飾已罪反詆言者而輕排之即如戶部尚書閔楷貪鄙
有聲刑科給事中萬虞愷游震得論之當也乃反讐言兩人

亟而陷害至借後湖銀兩之事公為中傷之術且後湖貯
掌有人度支有額措乃謂數不止此假手報復險亦甚矣
乞嚴加勅諭以後諸臣被論宜杜門省愆不得論辨即論
辨亦無得攻擊言者 上曰然令南京都察院遣御史一
人查稽後湖銀數庶得其實 五月乙丑錄死事磁州生
員王邦直子王化燭為磁州守禦所正千戶虜酋俺荅阿
不孩遣夷使保兒寨等三人投番文有白駱駝九頭白馬
九疋白牛九隻及金銀鍋各一求進貢講和自後民種田
塞內虜牧馬塞外各守信誓墩卒納之總兵家丁董寶奴
石天爵乃殺三人以首功報于是總督翁萬達上疏言董

寶徂石天爵么麼賤卒乃敢壞法貪功彼執物示信託墩
軍通款借曰不許猶當善其詞說以遣之乃誘而殺焉此
何理也寶徂等滔天之罪真不容誅乞亟正法典榜之塞
上預弭其蓄怒構兵之謀即不可解臣等相度機宜撥兵
待戰巡按黃如桂叅守備張潤巡撫詹榮總兵周尚文防
檢失律之罪兵部以虜黠詐未可信宜貸各官罪第令嚴
兵待之詔可 六月丁亥廣西巡按馮彬以廣西之患莫
甚徃徃與其召募以防賊不若召募以勦賊據其巢耕其
工凡賊之美田肥土我兵無不願得之者因其願而令之
民不勝矣兵部以廣西一省狼人半之徃人三之居民二

之以區區二分之民介蠻夷之中事難律舉且免差應調
土狼積習今日應募以平之者安知他日不各據其地轉
而為賊也 上從部議 七月辛亥致仕吏部左侍郎董
玘卒玘會稽人博學能文性峭直其為吏部主事時絕請
託鄉人多怨者後落職三年始白追謚文簡 癸酉原任
吏部尚書唐龍卒龍蘭溪人性疎爽有文學經畧閔中時
民飢又有虜警大著勞績一時稱為才臣後晉吏部尚書
三疏乞休 上以為稱老忘君禡職為民出都門遂卒後
數年子汝揖官修撰上疏明父不欺詔復原官贈少保謚
文棄然以衰暮為屬官所誤屢被譴責功名稍損云 丁

丑旌表烈婦張氏氏嘉定人汪綬妻也姑陸氏淫縱惡張
諫正乃與所私執殺之舉火焚其室欲滅其尸而不得至
是獄成巡按王言以聞詔有司建祠賜名哀貞 八月壬
辰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周金卒金武進人自正德間歷諫
垣九年彈劾不避權貴都督馬昂獻既娠女弟驟寵金抗
疏請誅昂還其女久之得遣後敷歷中外勞績甚著卒贈
太子太保謚襄敏

臣按諫垣之職總督之職惟功在社稷威震邊陲者
錄焉周金忠亮有素侗有謀其為諫垣也發馬昂
之姦而其為總督也獲黔首之首非所謂名臣與不

然呂不韋之計得行玉牒紊亂而疆圉將不靖矣

戊戌午時南方流星大如碗赤色光如斗大起自中天西南行至近濁 九月壬申都察院覆南京刑科給事中張思誠條奏以在外問刑衙門罔知明允競為深刻如殺人驗傷互異輒擬抵死盜賊賊濫未明竟坐強劫被誣淹禁不曰官不蚤決也一斃于獄則歸咎原告比以誣告致死之條積年攬役不曰官相容隱也一觸其怒則搜剔隱過按以久戀衙門之律擒捕私鹽者未出行鹽地方而槩引越境查盤倉糧者不論多年浥爛而槩引侵欺上沽明察之譽下懷觀望之心交相比附誠有如思誠所言者 上

曰即行撫按嚴加綜覈并會同吏部訪察殘忍者俟大計時黜治 十月戊午三邊總督曾銑劾奏僉事毛一言管理糧餉貪鄙恣肆部從不謹例罷之詔下巡按提問今後邊臣被論有干軍機錢糧者吏部勿槩擬罷職 辛卯金星晝見 甲午虜決重囚五十人建昌侯張延齡薊遼總督胡守中俱伏誅 十一月己未宣大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各邊妄殺歸降人冒功者如按得實不必解京許巡按秋後斬首示衆以杜姦人玩法之心報可

臣按邊方妄殺降人此一大害也夫歸降之人撫之猶恐其不來冒功之舉蔽之非所以明法嘗見殺平

民以為虜級授純褲以為詔鈴臣切憾之况殺降以
冒功不惟絕虜人來附之心而且廢朝廷招納之意
壞法干紀甚矣先時董寶徂殺進貢保兒寨三人而
以首功報萬達已奏滔天之罪真不容誅而今復欲
斬之于邊以示衆則其除害而招携者不亦兼至哉
乙丑謀反宗室克灼等既伏誅兵部請叙錄諸邊臣功言
大同總兵周尙文應祥有機首剪禍本宣大總督翁萬達
大同巡撫詹榮密上邊事追捕無遺功當優論宣大巡按
谷嶠給事中李文進御史趙炳然皆有鞠訊發摘之勞而
山西巡撫曾銑巡按陳豪得鄰封渠惠于其界中功皆次

之代王專鎮封內雖不能預察姦萌而事發之後景駭嚮震不致他虞亦宜降璽書優獎上從之壬午戶部議

覆巡撫楊博所奏屯田事宜言經畧河西莫先于興復屯

田而屯政所以不舉者催徵擾之也種未入土而名以在

冊人已逃矣請令諸邊臣召民墾辟永不徵賦其故常

徵賦而後復荒蕪者並許佃種一體蠲免詔邊臣敢有變

亂屯政者巡按叅奏處治甲申致仕兵部左侍郎陶諧

卒諧會稽人歷事三朝剛介不撓奉公守正終始一致正

德中為給事中抗疏劾奏劉瑾擅權亂政群小嫉之以他

事矯詔廷杖褫職復構以與大臣植黨械繫詔獄摘戍瑾

誅得釋後總督兩廣勦峒賊前後擒賊以數萬計招降亦數萬計卒贈兵部尚書謚莊敏 十二月庚子三邊總督曾銑請破常格發帑銀以築邊牆疏下部議銑復上言河套可復謂邊牆不過數十年計而復套則萬年久遠之計部議以築牆復套俱不易而復套尤難縱使能復亦難為守 上曰虜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今銑能倡逐虜復套之謀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與邊臣悉心審議務求長算嗣上方畧 丙子江西省祭官繆建賢奏 睿宗就封之日舟過小孤山製詩紀勝書于神祠臣道經其地恭錄以獻 上命工部

製牌書勒完日仍勅巡按建碑亭貯奉建賢賞紵絲衣襲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春正月甲寅朔 庚申左都御史宋
京卒景奉新人練達國體而忘行剛方一時縉紳咸推重
之歷工兵吏三部尚書至今職卒于官贈太子少保謚莊
靖 壬申吏部尚書周用卒于官用吳江人端亮有節操
晉掌銓曹縉紳方望其丰采乃未有所建立而卒士論惜
之 丁丑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
九百餘頃堪為營田以內省京運外嚴防守且舉副使張
鎬為提督通判張應麒為總委官款又任責成其牛種皆
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沿邊錢糧禁例以防侵盜戶部覆守

謙綜理周密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營
舉行如守謙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

二月丁酉改工部尚書王以旂為左都御史 戊子宣大
總督翁萬達奏近歲巡撫王儀總兵卻永選各營精銳五
千人別立戰鋒五營以廢棄將官領之每軍額外加米五
斗遂使各營虛耗而又別取老弱步卒用充原數及遇戰
陣復自以親兵居後又驅諸路兵為前敵用是士皆解體
且坐營都指揮董暘李瑋前愆未贖後復失律宜正其罪
并罷新委坐營官周瑋韓彬楊鉞而歸其兵于各營各路
上曰新立五營戰鋒及多增月糧俱是變亂兵制即令

革罷軍士勒歸原伍董暘李塘俱如擬 戊申吏部給事
中查秉彛疏陳利弊七事一事權不一除事關軍機員須
專設者弗議外其可併省者一切專責守巡二用法太苛
宜嚴故入之條重誣告之律法官用刑止于用律毋輕用
例以杜深文之漸三稽查煩數夫查盤之權宜總巡按今
巡按查盤矣巡撫復行之守巡各道又行之至有一人而
三四罪一罪而三四招一事而株連十數人者宜從併省
四罰贖違禁科罰自二十四兩以上者送部降用非專為
守令言監司以上所同也今有罪贖至百兩以上者無故
有勸民出粟至數百石者甚至有給散人家產者又有從

輕發落量拆工價者宜禁之以懲贓濫五征科無藝入財
賦所出倚重東南宜定限輸糧使各里輸收入官而官總
其數戶魚糧長者不食解頭其餘解頭者必官庫領糧實
批銷繳以絕那借累賠之弊若府州縣官類解者無得携
帶解頭以滋需索六徭役不均夫國制差役十年一編九
年休自適未喜于紛更年年編審甚至括索幼丁審編餘
銀以克私橐如弓兵責其賠補塩斤斗級責其賠補耗米
宜申明之勿使厲民七供給過侈州縣坊里供辦初以給
賓旅上官而今則官吏支費苞苴結納悉從倚辦宜一切
禁革詔從之

臣讀秉彝前疏謂風俗奢侈起于世家已見留心世道欲返朴而還淳矣至讀吏弊一疏又皆鑿鑿可行炯炯若見其經理之又皆書生所不能言者大抵皆併省優恤之意也事權專責守巡查盤總歸巡按此非係于上者乎其當併而行之無疑餘皆守令所司而守巡按所宜嚴訪而督行者深文故入酷吏也違禁罰贖貪吏也取坊里之供辦為苞苴之私謀鑽刺之吏也其罪顯而易見至于糧長解頭之僉編審賠補之累事雖若緩而東南受困無不起於二者必為守巡按者立為定限輸收無使賠補倚辦則萬

姓可以蘇息養東南腹心之民去東南蠱特之害其
為百世利又寧有涯哉

三月庚午賜廷試貢士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是科所得楊繼盛王世貞李幼滋汪道崐楊魏

四月總督宣大翁萬達議大同為山西藩蔽大同有備則
山西無虞將來可以漸掣客兵山西巡撫孫繼魯則以論
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山西大同並急今
欲止守大同豈得無憂萬達復奏繼魯沮排成議乞賜別
處兵部議萬達欲掣山西擺邊兵馬併守大同似矣但宣
府馬營等處亦有通賊要路且山西岢嵐等處逼近黃河

套虜渡口宜令萬達公同查議既而集議調保定兵馬一
枝駐劄趙川堡專備互府中西二路又量將東南二路兵
馬於防秋時月調赴西北協助戰守至山西大同二鎮外
邊併守要害又恐嚴外畧內量留寧鴈一帶額式兵馬以
為內應則非專守門戶而不顧堂室矣繼魯不能虛心揆
事責其共濟誠難得旨令萬達悉心協謀周尚文勿以繼
魯言疑沮繼魯敢背明旨挾制總督阻壞成事差官逮至
虜分繼魯以清節著聞然好剛使氣沾沾自喜比任巡撫
志氣盈溢言動矜肆人謂不祥未幾竟詔獄械死 甲午
命修兩京國子監學舍 乙巳吏部尚書羅欽順卒欽順

泰和人學術醇正操履端方是時有倡為師心頓悟之學者欽頌為之反覆辨正其說甚具究所造詣可謂信道不惑矣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臣按欽頌始遇老僧叩佛之由徹夜構思以為至奇至妙已而讀漁洛閩語錄潛玩久之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于是力排痛斥及為冢宰人多蒙之欽頌不拜謝客鄉居又潛心二十餘年曰道在是矣是時陳獻章講致虛立本之學彼深詆其說之禪王守仁又倡致良知之說欲與之辨而守仁已卒其徒習其餘說抵毀程朱則又曰今之道學泰然自處

于程朱之上而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也夫陳王二子始學程朱而入於禪欽頌始學禪而終篤信程朱此其邪正較然辨矣乃猶多為陳王所惑至今禪學大行吾道晦蝕安得如欽頌者而為之倡和哉

丁未考選庶吉士于東閣 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為寶取尤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治吏部右侍郎徐階亦兼學士教之 壬子北虜俺答自去歲夏中款大同塞求貢朝議疑之 嚴旨戒邊臣毋墮虜計蓋是時陝西有復套之議將督兵

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糾貢議云 五月丙辰三邊總督

曾銑奏邊方守令所係甚重必選年力精銳才幹強敏者

銓補其有稱職者特加獎擢 上曰該部將選用陞遷事

體別立資格吏部以邊方守令通將應選者量酌地勢遠

近取年力相應者除補母以告就邊方者槩授各巡守邊

境者務擇才選用母以才力不及官改調其平時巡撫有

方遇變建立奇功者不拘守令兩司不時薦舉本部破格

超擢得旨允行 丁卯先是二月中套虜以草青近塞駐

牧零駙往來侵掠居民不敢樵採總督曾銑方鳩兵繕塞

慮為所擾乃蒐選銳卒督之出戰凡斬首二十七級生擒

脫脫虎餘斃于矢石者甚衆獲牛馬及夷器以千計虜移
帳漸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督諸軍驅之虜遂遠塞不復
敢近銑以捷聞遂列上諸臣功罪 上嘉其功詔陞一級
賜銀綺表裏餘陞賞有差 壬申吏科給事中何雲鴈以
考選臺諫乞勅吏部取宋司馬光所言不愛富貴重惜名
節曉知治體三事為選用之則勿以毀譽為用舍 上納
其言 壬申先是虜十萬衆自寧塞營入犯延安慶陽諸
虜殺掠曾銑遣叅將李珍夜出寨劫其營帳斬虜百十一
級生擒一人虜聞之始遁去 上以銑復任未久即有搗
巢竒功賞以銀幣 六月庚子三邊總督曾銑言延安大

虜虜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功故臣檄在浪魯經兵三千暫
駐蘭州適中之地以為應援乃甘肅總兵仇鸞疏撫本鎮
兵馬寡少故違制節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
并乞責成 上曰鸞沮撓軍機妨誤邊事姑從輕罰住祿
米半年博亦停俸四月兵科給事中齊譽言前宣大總督
翁萬達與山西巡撫孫繼魯謀議不合已形訐奏今秋深
虜警羽檄旁午而鸞等復與銑爭持不下請降旨嚴勅
上是之 癸卯巡按楊九澤言浙江寧紹台溫連延福建
福興泉漳諸郡時有倭患兩省官僚不相統攝臣謂巡視
重臣亟宜復設 上曰浙江首省又當倭夷入貢之路如

議設巡撫兼轄福建等處提督軍務者為令 七月庚午

吏部右侍郎王道卒道武城人潛心理學多所著述其持

論不苟同于俗士論重之 八月甲戌致仕工部尚書其

為霖卒為霖富順人諂事權貴欲利無厭不顧廉耻督理

郊廟穹壇及脩飾諸陵預造壽宮工完陞尚書加宮保屢

為言官論劾嘉靖中年 上深居不視朝百官多通賄賂

而兵部尚書張瓚禮部尚書嚴嵩亦狼藉為清議所斥云

戊申致仕大學士賈詠卒詠臨穎人累主鄉會試及侍

經筵修 武廟 睿廟實祿召對平臺每賜 御製詩章

宸翰以太試註誤乃引疾乞休居鄉二十年以醇厚聞卒

贈太師謚文靖 九月壬子陞左都御史王以旂為兵部

尚書提督團營軍務閏九月乙巳戶科都給事中鄭大同

劾雲南巡撫應大猷所屬藩臬有司有舉無劾避忌長奸

請加罰治并勅所在巡撫官務遵勅書行事從公舉劾

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雲南在萬里外貪官酷吏倍

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劾乃敢違例廢法大傷

憲體其褫職閒任不許再用 十月己酉樹 皇考聖製

碑亭于小孤山廟中 丙辰延綬巡撫楊守謙上言激勸

邊事惟在重賞賞不踰時則士心競勸今令甲斬虜一級

者陞一級不願陞者予三十金為賞已輕而又查勘文移

丙月... 卷一百一十一

動涉年月以致人心不勸近以宣大事棘增賞格至四十兩猶未優厚請增為六十兩令即時給賞蓋陞級襲蔭利于官旗有力之人窮邊之卒所覲在賞彼見獲功者即時持數十金出轅門有不相顧動色頓忘其死者乎兵部議通行九邊上曰激勸人心尤貴速賞何乃經歲候勘令督撫議處良法俾早沾實惠十一月壬午詔釋御史楊爵出獄爵前後繫獄凡七年人無敢為言者是夜宮中火傳詔急赦爵爵家富平及歸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矣乃自為墓誌未幾果卒爵性狷介清苦自甘勇義以忠謹得罪沒齒無怨言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臣按楊爵之忠諫世廟未嘗不欽恤也二十四年
不由人言詔釋于獄已而因嚴嵩欲宥楊魁復逮之
然天意人心豈終使之卒于獄哉宮中火災急傳肆
赦此必有所警其心而然者歸之未幾而善終正寢
且有大鳥之異是固人心之願也而實天意之顯也

乙未 皇后方氏崩 上即日發喪諭禮部曰皇后比救
朕危奉天濟難真同洪眷相朕始終不意遽逝痛切朕情
其以元后禮葬之 乙未三邊總督曾銑同撫按官疏陳
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牆曰選擇將材曰選
練士卒曰買補馬羸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

上令按臣查勘總為知不可掩益狂悖無顧忌至是
劾其自副將而下無不一一求索兼金寶玩又侵尅衛所
月糧料取頒軍銀兩至其狂誕不恭肆為欺罔去歲果園
堡之捷妄報虜囚狼台吉為我軍所馘今狼台吉固自在
也且駝馬奪獲半入私閑隨從輿臺畫帶功次以致人心
洶洶恐成他變 上覽疏大怒令錦衣逮繫訊治既而其
肅巡按張兩復言鸞黷貨養累大失番夷之心六事其肅
巡撫復詳疏其欺罔貪暴三十事俱下兵部覆勘言所奏
夷情且人命十餘贓私鉅萬必須明勘方可正法 心已
詔送故交趾歸順土官陳復宗孫陳璜順天府學讀書復

宗宣德中來歸以殺賊功陞錦衣正千戶復宗生賢賢生
儒儒生一麟世康于學 乙亥海寇突犯寧波台州大肆

殺掠官軍莫有禦者巡按裴伸以聞 上令嚴為之備

御史饒天民張登高上復套議天民言各當預防虜勢奔
突各邊嚴兵守險及會議條格不宜刊布恐洩軍機登高
言蓄財賦養士馬久將任忌先聲防他患速犒賞六事
上言各邊防禦奏議刊布無礙且王師烏用掩襲為也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春正月戊寅朔 癸未兵部尚書王
以旂等上復套事宜 上曰今欲行此大事一銑何足言
祇恐百官受無罪之殺夏言等不敢決請 上自斷嚴嵩

以銑有好大喜功之心而為解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以為不可而該部和同附會上奏時 上已疑言言上疏

自明仍委吏禮及都察院叅看以聞嵩復辨銑䟽是時

上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急言復上書自明 上令錦衣

衛逮銑至京問已而叅覆夏言輕信狂言輒為贊奏奉詔

自陳復不引罪惟 聖明裁其進退 上曰削奪夏言餘

官令以尚書致仕 乙酉致仕尚書張拯卒拯蘭溪人直

亮有大節以事忤逆瑾矯詔收繫獄謫判梧州瑾敗歷陞

今官嘗諫罷四郊詞甚切識者韙之卒謚恭惠 都城隍

災詔工部擇日重建 甲辰兵部奏近有從虜中來言虜

囚俺答等踏冰渡河與套虜聚謀將寇延寧請嚴加防禦
上曰寇虜聚謀深入此曾銑擅開邊釁所致其亟行

督正以衣履舊之先女其言同於看以聞不許

黨 丙午兵部右侍郎萬鎮等叅奏曾銑擅開邊釁之罪

會仇鸞先被銑劾亦上疏自理因劾銑先時虜入延安殺

死居民數萬匿不以聞而又剋取軍糧數萬自知罪重乃

倡議復套希冀非常之功欲以自解 上命兵科給事中

申价往勘以聞 二月癸亥山東撫按獲賊商大常等奏聞

上以謀反律重詔法司駁還原奏從公再擬巡按傅鎮

復奏大常本以矯妖行劫非謀反者宜改擬強盜得財律

斬庶情罪允當報可 二月癸巳錦衣衛鞠上曾銑獄情
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斬
上欲擬所犯正律于是擬以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
斬于市銑有機畧初巡按遼東會兵變密捕首惡誅之全
遼大定時論以為才後巡撫山西虜入太原請檄還山東
兵戍關西者內守臨清為時所笑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
夏言力主持之紛紛造舟車括鉛鐵蕭然煩費 上心亦
危疑之以訊嚴嵩嵩與言不相能因是以陷言言遂得罪
是時 上怒銑甚然寔無殺言意也會嵩授仇鸞為意本以
復套事攻銑以賄言竟以交結近侍律俱論死鸞為罪得釋

復厚賂嵩兩人深相得繆蓋橫騫不法以及于誅斃既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寃之

臣按夏言雖更張然猶所持者正也其所以主復套之議者蓋以曾銑才幹足以堪之耳曾不思嚴嵩之姦詭日夜攘臂而仇繆之納賄足以中其欲而動其心蓋亦不智之甚矣當是時人劾嚴嵩者寵靈如故而夏言則革餘官矣令致仕矣其所慮何危疑也雖使安靜自守高卧林泉猶恐不免而况復套之舉能必其成功乎縱能成功于一且能必長守於後日乎况北虜俺答與套虜聲勢相倚則外必不靖而嚴嵩

與仇鸞姦貪相濟則內必有變如之何其不料也昔
書生言權臣在內未有大將立功于外者又言出師
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噫待之亦甚慘刻矣
河套不可復則當止之於先而兵機未失律尤當宥
之於後罷而流之亦已足矣而顧擬以交結近侍之
條使張釋之于定國為廷尉忍不上諍乎柰何令首
輔能臣一旦就戮而失天下心也卒之虜囚無忌而
京師震驚即有謀勇之士其不鑒曾銑而甘敗亡者
幾希噫使仇鸞終不伏辜而嵩終不斬首其何以謝

夏言

西華... 卷之... 七

四月丁未逮大學士夏言至京命法司擬罪刑部尚書俞茂堅言據律宜在議能議貴之條 上命依律定擬以聞

于是竟坐與銑交通律斬 五月辛巳兵部尚書戴金卒

金漢陽人以巡鹽採木稱旨得進用然恃已負氣在本部

不久為言官所劾去 六月甲辰贈故少師大學士楊一

清謚文襄 七月戊寅 致仕兵部左侍郎潘珍卒珍蔡

源人廉直有行誼始終一節為兵部侍郎以諫征安南忤

旨落職後大臣科道薦章十餘上皆不報論者以為未究

其用云 是夜京師地震有聲 辛巳鄭王厚烷疏請上

修德講學并進君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

政簡禮怠政歸非惡諫神仙土木為規 上手批其疏曰
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彼勤熨細物一無賴子
耳爾真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為為之 戊戌原任少傅大
學士許讚卒讚靈寶人前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故
典在刑部累上刑法議拆義甚精性醇厚不伐嘗以兩世
典銓大懼盈滿每拜命不獲已始就職然柔巽無大臣節
居銓司依違權幸至為司屬所制末年頗以賄聞墮其家
聲云卒贈少師謚文簡

臣按家宰掌銓衡屬官皆其所統也使其正直者為
之則孰敢有不奉約束者嘗攷王翱為吏部長端毅

清白呼兵部尚書馬昂吏部侍郎崔恭皆以名而二人亦未嘗不起敬蓋足以服其心也乃世宗時唐龍為屬官所誤功名稍損今許讚兩世接踵正當振其家聲而為屬官所制推原其故由龍以衰暮不事事而讚以柔選通賄賂故耳然則閔中之經畧刑部之法紀反為所掩矣吁可惜哉

八月癸丑京師地震 九月丙申京師地震有聲 丁酉授衍聖公孔貞幹弟貞寧五經博士專主于思廟祀 庚子給事中姜良翰奏今天下之患在于吏治之不清豪強之玩法農夫之失業而其原皆自風俗侈縱始請申明禮

制以章示下民凡飲食宴會服舍輿馬器用之類悉差為等第令不得踰越然後塞蒸併之原嚴貪墨之戒驅遊惰之民復生養之業庶太平可望也然京師者諸夏之本貴戚者士民之首茲欲風教四訖請自京師始 上從之詔都察院出榜禁約仍通行在外一體遵守 十月癸卯殺

大學士夏言言貴溪人與嚴嵩同鄉以聲勢相軋言罷歸嵩盡斥其黨及復用乃在嵩上亦斥去嵩黨然嵩柔佞心險內啣之而貌敬之益其言益以氣凌焉及言因復河套事失 上意會有蜚語流禁中者或曰亦嵩所播或曰嵩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故事 上意遂決 十一月乙

已御史主士剋奏 陛下御臨以來召楊一清于致仕拔
 王瓊於謫戍後來德業聞望為世仰重藉使當年有過則
 棄有善不錄則二臣沉沒終身不得效尺寸於竹帛矣今
 時事方殷旦夕冀得真材而使諸臣以小眚求棄不得與
 前二臣同沾鴻造深為可惜伏乞勅下吏部於一應閒住
 為民擇其可用者以次擢補其有摘戍可原者亦宜分別
 輕重以廣朝廷宥過之仁疏入報寢 丙辰金星晝見十
 日而沒 十二月甲寅少保禮部尚書賈深卒謚文通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春正月壬申朔 上不御殿 丁酉
 先年甘肅荒歉莊浪為甚甘肅巡撫楊博請先事講求多

方處備因條上四事一莊浪貧丁及土丁自本年正月
起至四月止本名月給米三斗銀五錢於甘肅倉糧價銀借
用一沙井兒等處驛遞夫馬糧料宜收買本色乘春給與
以寓賑恤之意一各倉倣常平之法收糴冬米至春時照
原估官為之糶賣一涼州等衛屯田宜行管屯官課民耕
植春初給糧秋成如數徵還仍擇戶之殷實者領之至是
戶部議覆報可 二月辛亥詔改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為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陞國子監祭酒李本為少詹
事兼翰林院學士俱入內閣辦事 壬子北虜入犯宣府
滴水崖把總江瀚董暘禦之戰死全軍皆沒虜遂東犯永

寧關南大震 癸丑命遼東總兵李鳳鳴神機營聽征總

兵趙國忠鎮守宣府 乙卯大同總兵周尚文率精騎萬

餘赴援與虜遇于曹家庄大戰敗之虜遂東走 陞吏部

左侍郎徐階為禮部尚書 陞保定巡撫李仁為右副都

御史巡撫宣府 丁巳虜至永寧周尚文遣兵追及之斬

其殿後騎虜虜率眾由黃家黑峪北遯 壬戌給事中趙

鉞言故禮部尚書費采總兵卻永行履無聞數經論列不

宜錫之以謚 上以謚法原有美惡以示勸懲今後所司

定擬務合公論 初兵部題禦虜事宜定以遏虜不入為

上功雖無斬獲亦宜陞賞至是總督翁萬達上去年各鎮

防秋功狀言虜自八月中首犯大同攻牆不克退攻五堡
圍我師出塞與戰於彌陀山却之相持逾月不得入遂疾
馳山西翼掩不備一犯水口再犯紅門三犯猴兒山俱遭
敗斂二鎮撫鎮諸臣詹榮蘇佑周尚文流俊林椿等俱有
保障功宜行叙賚 上嘉之賜佑俊椿銀幣有差周尚文
等候勘至叙祿 乙丑先是上欲今春 東宮行冠禮
因問嚴嵩可行與否嵩以先期演習然後行 上從之

三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壬午先是正月間大同偵虜酋

俺答等糾衆將去由舊路寇宣府總督翁萬達以宣府總
兵趙卿怯懦恐不能當虜乃疏請預調大同總兵周尚文

代卿至二月十一日虜果以數萬騎犯滴水崖指揮董陽
俱戰死虜遂南下駐石河營游騎分窺諸口遊擊王鑰等
遇虜與戰却之士氣稍奮虜移營南向總兵周尚文提大
同兵萬騎至南路叅將田琦率騎千餘來附與虜遇于曹
家庄搏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酋首四塞其
旗賊氣遂沮會萬達督四路叅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順風
鼓噪虜以為大兵至遂結營東遯宣府新任總兵趙國忠
聞警出關又敗於大瀋沱遂與尚文等分道追賊復擊敗
之虜狼狽夜遯萬達以捷聞上曰勞績可嘉尚文加本
保萬達陞兵部尚書仍各賜銀幣重書獎勵既而尚文踞

言諸將士奮不顧身三戰三捷今臣獨膺陞賞而陣亡及
有功將士未憇息賚恐人心懈弛願辭陞賞推恩將士以
置後效 上以成命不允辭命兵部亟議賞格以聞 乙

酉 皇太子行加冠禮 丁亥 皇太子薨 四月辛亥

給事中羅崇奎奏各省錢糧皆左布政一人主之不無專
使之私請自今查盤必巡按親至如巡按勢有不及則同
右布政監視凡封鑰出入 自 白疏下都察院左都層

僑議以自今布政司錢糧出 不得以火耗公用為名額

外多取至于文移出納必同僉押御史則加意綜核之其
在南北直隸巡按均有稽察之責皆依此法從之 丁巳

虜耻求貢不遂又以前使者俱被殺故或縱使鹵掠且射書來以為許貢則當約束部落不犯邊否則秋且復入過關搶京輔虜以累入得利知我兵積怯言詞鴛鴦有要挾意與數年前遣使情狀殊異逮秋虜果復來明年遂犯京師一如其言 五月甲戌命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回部管事 乙亥太保左都督周尚文卒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以套虜善游渡河乃築凍塙百理募力士持長竿鐵鈎伏渡口賊至輒鈎殺之尋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延綏俱有戰功庚子沙城之役斬首至

一百有奇賜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辛丑入掌後府事
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補修邊堡七百里墾田五萬
與虜戰于黑山殺吉囊子滿罕斬首一百有奇進左都督
是歲虜再寇宣府詔簡兵東援破虜于曹家庄斬將擐旗
加太保生平多謀善騎射讀書遠大義清約愛士飲食同
甘舌能得士死力善用問語悉知虜中委曲故每戰輒勝
然性伉傲以故幕府多不能堪卒後十年始贈太傅謚武
襄 己卯禮科給事中沈東高故總兵周尚文請卹典言
尚文為將忠義自許遜者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
多所殺獲此一時奇功也雖幸蒙 聖恩褒之聖書陞之

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贈以封爵則能罷之士抱腕自奮矣 上覽疏大怒曰周尚文連疏自伐功劳不知何故即死求不行重劾反肆欺市美令魏衣究問坐奏不以實律杖徒贖納 六月己亥胡重建都城隍廟 壬戌召大學士張治學士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入直無逸殿 七月戊戌南京吏科給事中李萬寶奏陳考察四串一優異才為方面守令有治行卓絕者宜令部院廉其政蹟請下內閣議賢能覆書頒給其來朝者仍賜衣賜宴在任者行撫按官備物晏勞以示嘉獎一嚴汰黜誦考察貪酷者止于罷黜不及者往往改選反得善地且

地方僻小極于貴州設有不及何以處之乞勅吏部于貪
酷官員追奪誥勅逮治賊罪其不及者照京官降職調用
以示懲創一倍禁令謂既絕魏遺令甲甚明今外官加派
小民者宜行撫按重治在京衙門潛通苞苴者嚴衛緝訪
以聞一杜倖門謂朝覲被黜者不許奏辯乞申明國憲即
時參奏從重發遣 八月己亥戶科給事中張秉壺以邊
供繁費加以土木禱祀之後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
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乃遣部使者
括道賦百姓愁怨海內騷動戶部覆議成化以前各邊寧
謐百費省約一歲出入沛然有餘今則不然京通倉糧歲

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常有八九年之積十年以後歲支加五百三十七萬石抵今所儲僅餘四年太倉銀庫歲入二百萬兩先年所出大約一百三十三萬常餘六十七萬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有四百餘萬外庫積有一百餘萬近歲大約所出三百四十七萬視之歲入常多一百四十七萬及今不為之所將不可措手足矣且今生財之道旣極計惟節用乞令兩京戶部并各衙門將一年出納錢穀分為四口一曰歲徵幾何一曰歲收幾何一曰歲支幾何一曰歲儲幾何務令簡明進呈 御覽以為通融樽節之計得旨允行 己酉致仕兵部左侍郎潘旦奏

巨黎源人性行修潔初守漳州邵武二郡有惠政民祠之
庚申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刺等獲為土魯番所迫
款求內附已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
舌虜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至是監生李時揚疏言
不便恐貽內地忠詔守臣經畧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
楊儀叅將劉勳修葺威虜營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煙墩
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墾
諸番皆稽首奉令總住安置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
自是數十年番害頓除 上深嘉之 癸亥虜由樺林兒
至松樹墩登暗門潰牆而東寇大同左右衛及威遠等虜

攻燬堡寨五十餘所兵科給事中胡叔廉言往者邊臣已
報大同修築邊牆甚固今乃虜得衝入請治其罪 上令

巡撫叅覈以聞 甲子兩浙運副郭希顏復以往年所著

論廟議二冊及周禮廟祧一篇進覽因言秋享凡幾書文

學大臣豈不聞父昭子穆古今通禮必不可亂哉失今不

改恐同室一日弗安一日况九室昔已有主五世又不忍

祧將來孝烈不識何所于祔此非聖慮之未及而誰為畫

此者失策也伏願改詔中外增立昭穆世世長守則臣無

所遺限 上以瀆擾姑寬其罪 九月辛巳謀報虜酋俺

答率眾入邊結營東向勢將深入兵部尚書翁萬達乞甲

飭諸臣在關北者計在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計在必守以保邊毋以疎虞取敗 上令督撫諸臣視賊所向相機戰守 癸巳初吏部尚書聞淵旣去會推禮部尚書徐階上曰階方事朕左右固非先朝弘文館之直者如何輒擬外遷令再推乃改戶部尚書夏邦謨為吏部十月辛丑先是定國公徐延德請給真定府無極等縣查出空閒地土又言本家莊田雖遇災傷不宜蠲租戶科給事中王德參其妄音希求厚自封殖今後賜典一聽 上裁得旨令

屯田御史勘覈以聞 十一月 乙酉申刻金星書覓未

位凡五日 十二月甲寅宣太總督郭宗臯疏陳邊務一

請增造宣大山西等處戎器移文工部查各山所運給發
如不適用即拆解軍門自製一議選順河真保四郡射士
六百人及山東青沂二州槍手四百人刻期赴鎮分曹教
習非有大急毋得輕調一伺探敵情全在用間今出境之
禁太嚴故莫能覘敵所向宜稍破常格許邊臣多方募遣
以探其情兵部議覆從之